

《惊悚悬念袖珍馆I：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—罪与罪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

页数：225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1年01月01日

开本：32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48402947

编辑推荐

希区柯克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，他创立了“惊悚类型影片”，是世界公认的恐怖大师。这些影片之所以博得重彩，缘于深厚的小说基础。希区柯克对悬疑惊悚小说热爱不已，常常把他喜爱的经典悬疑小说推荐给广大读者。本书即为希区柯克精选悬疑故事集，收录《患难夫妻》、《头颅的价格》等，这16篇小说篇篇具有鲜明的希区柯克风格：故事简洁明了，貌似平和，突然的风云迭起，让读者防不胜防。

还等什么，赶快打开这本书，领略一下希区柯克举办的死亡盛宴。

内容简介

《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》收录了“悬念大师”希区柯克的《裸体艺术》、《贾丁舅舅》、《池塘谋杀案》、《三角游戏》等16部作品，每部都悬念丛生，引人入胜，既为读者提供了想象和思想的空间，也使大家的阅读成为享受。希区柯克的作品并非只靠悬念吸引人，更让人为之震撼的是深刻的内涵。他对人类的心理世界有着深刻的体悟，对人性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冷酷的——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现代社会的荒谬。

作者简介

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(Alfred Hitchcock)，原籍英国，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之一，尤其擅长于拍摄惊悚悬疑片。在长达60年的艺术生涯中，希区柯克共拍摄了超过50部电影，且主要以悬疑电影为主。1940年，他导演的《吕贝卡》获奥斯卡*影片奖，1979年，美国电影

目录

罪与罪
池塘谋杀案
慰问信
雇工
幻想之故
天罗地网
空包弹
三角游戏

裸体艺术
生意
患难夫妻
惩罚
报复
无名火起
贾丁舅舅
头颅的价格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离开她的公寓，我径直逃向艾萨德先生的家。

停下车，我逃进大厦。光滑的大理石映出一个惊魂未定的影子，后面似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追赶——追赶一只逃生的“浣熊”。

我询问值班人艾萨德先生现在何处，得知老板就在书房，便一下冲进去，随手关上了沉重的核桃木大门。

书桌旁的那人抬起头来，正是艾萨德先生。对于我冒冒失失的举动，他似乎心有不虞，但却没有把我撵出去，而是马上站起来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，威廉？”

我擦去额上的汗珠，向书桌走去，放下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一千美圆的现金。艾萨德先生从信封中拿出钱来，露出迷惑而惊讶的神情。

“威廉，你去过了玛丽的公寓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她在那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她没有要钱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威廉。”

“先生，她死了。”

听闻我的话，艾萨德先生锐利的目光离开钞票，落到了我的脸上。这个瘦高英俊、风度翩翩的男人有着一张三十岁的面孔，然而花白的头发却掩藏不了他真正的年纪。

“死了？”他说，“她怎么死的，威廉？”

“我看好像是被人勒死的，可我没敢逗留太久，不能确定。但她脖子上有被勒过的痕迹，舌头吐着，脸肿得像灰色的猪肝……”我换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可是，她生前一定非常娇媚迷人。”

“是的，”艾萨德先生说，“她是个尤物。”

“可现在不是了。”

艾萨德先生从短暂的沉思中回过神来，转移了话题：“她单独一人在公寓里？”

“我想是的，可我不敢四处探望，我只看到她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就匆匆走开了，马上赶来这里。”离开她的公寓，我径直逃向艾萨德先生的家。停下车，我逃进大厦。光滑的大理石映出一个惊魂未定的影子，后面似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追赶——追赶一只逃生的“浣熊”。我询问值班人艾萨德先生现在何处，得知老板就在书房，便一下冲进

去，随手关上了沉重的核桃木大门。书桌旁的那人抬起头来，正是艾萨德先生。对于我冒冒失失的举动，他似乎心有不虞，但却没有把我撵出去，而是马上站起来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，威廉？”我擦去额上的汗珠，向书桌走去，放下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一千美圆的现金。艾萨德先生从信封中拿出钱来，露出迷惑而惊讶的神情。

“威廉，你去过了玛丽的公寓？”“是的，先生。”“她在那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“她没有要钱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威廉。”“先生，她死了。”听闻我的话，艾萨德先生锐利的目光离开钞票，落在了我的脸上。这个瘦高英俊、风度翩翩的男人有着一张三十岁的面孔，然而花白的头发却掩藏不了他真正的年纪。

“死了？”他说，“她怎么死的，威廉？”“我看好像是被人勒死的，可我没敢逗留太久，不能确定。但她脖子上有被勒过的痕迹，舌头吐着，脸肿得像灰色的猪肝……”我换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可是，她生前一定非常娇媚迷人。”

“是的，”艾萨德先生说，“她是个尤物。”“可现在不是了。”

艾萨德先生从短暂的沉思中回过神来，转移了话题：“她单独一人在公寓里？”“我想是的，可我不敢四处探望，我只看到她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就匆匆走开了，马上赶来这里。”艾萨德先生一边心不在焉地把一千美圆放进外套的口袋里，一边回忆说：“三小时前她还活着。当时我正要出门，接到她打来的电话，回来后我就交给你一个信封。可你到她那里时就发现她已经死了——那么，她是今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被害的。”

“艾萨德先生，这段时间里她会不会做什么买卖？”“不会，她今天应该不会做买卖，因为有一位带着自信封的客人会去拜访她。威廉，你离开时没有看到别的什么人吧？”“没有，先生。”“也没有给什么人打过电话，或者和别人说过话吧？”

“都没有，先生，直到这里我才开口问值班人你在哪儿。”

“好，你一直表现都很好，威廉。”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会努力的。”这话倒是真的。许多年前，北卡罗来纳州康福县的一个贫瘠困苦的山区里，一个年轻人心无旁骛地生活着，直到有一年夏天，一位名叫艾萨德的先生到这里度假，以钓鱼为消遣，年轻人便为他跑腿打杂。由于聪明伶俐、待人有礼，办事又干净利落，因此年轻人十分讨艾萨德先生欢心——不错，那就是我。艾萨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他，做司机兼打杂，再做一些其他的私人工作，他会给我梦寐以求的房子，还有每月固定的薪水。这个机会我当然不能错过，于是答应了他。从此，艾萨德先生视我为心腹，十分信任我。可以说，我的守口如瓶，正合他这样一位拥有电视台和报社的大人物的胃口。此时我已从惊骇中恢复平静，不再发抖。艾萨德先生询问了他想知道的情况后，便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哈代法官和吉尼检察官，让他们放下手中一切事务，马上来他的书房和他见面，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在电话里说不方便。果然，他们很快赶了过来。先一步赶来的哈代法官在本州高等法院的法官中最年轻，他身材魁梧，红光满面，大学时曾是著名的足球明星。但现在，宴会和美酒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，让他的肌肉松弛了许多。

他对艾萨德先生说：“什么事啊老朋友，我今晚还有晚宴，而且——”“等你听完我说的话，就没心情和食欲再去吃晚宴了。”艾萨德先生说，“为了省得还要再重复一遍，你先耐心等一会儿，等吉尼来了再说。”哈代法官虽然着急，但知道逼艾萨德先生先说是没用的，也就安然地坐下来，点上一支雪茄，想从艾萨德先生瘦削严肃的脸上看出一点端倪。他刚把雪茄点着，吉尼先生也赶到了。这个秃顶、肥胖的中年人，有着一双厚厚的嘴唇和大大的眼睛。等吉尼先生进来后，门被安全地关上，艾萨德先生便让我把刚才的话讲给他们听。于是我开口说道：“玛丽小姐死了。”法官听到这句话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眨也不眨；而检察官一手抚着脖子，一手摸着椅子坐下来，如鲠在喉

，许久说不出话。“怎么死的？”还是法官打破了平静，他的声音努力保持着冷静。

“我想是被谋害的。”我说。这时，吉尼检察官的呼吸声变得粗重起来，但仍未说话，还是法官问道：“用什么方法？”“窒息而死，看上去是那样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艾萨德先生接口说：“两点到五点之间。”这时吉尼检察官终于粗哑地叫起来：“凶手还没抓到，我无权审判，你现在通知我做什么？你凭什么认我会对此案会感兴趣？我又不认识玛丽这个人。”“哦，别那样，吉尼，”艾萨德先生说，“我知道，玛丽——应付我们三人。是的，她确实善于周旋。我们三个是她的‘金矿’，她不用再拓展财路，并且也没有再去另觅‘银矿’，免得招致更大的危险。”

吉尼先生抓着椅子的扶手，一边弓起身子要站起来，一边说：“我否认任何——”“收起你的话吧，检察官，现在我们不是在法庭上。”艾萨德先生平静地打断了他，“有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，我们三个都是可能杀害她的嫌疑人。有理由可以肯定我们三人中的一个，杀害了玛丽。哈代，她诈骗你最久，我在其次，而吉尼你呢，则是她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‘金鹅’。这段日子里，我们三人为她奉献的总数估计在六万左右。”

“糟糕的是，那些钱我们都没有报所得税。”

“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？”吉尼问道，“我是说……关于我的事。”“别傻了，吉尼，”艾萨德先生说，“别忘了，我仍然是一位顶尖记者，一个有新闻来源、善于挖掘个人隐私的记者。”“好，”哈代法官像在法庭上那样思考律师的一个提议，然后说，“这件事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三人都是任她宰割的羔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杀她。换言之，我们三个人在同一条漏水的船上，有没有桨可以划的问题留待解决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很不幸，今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，我没有不在场的证明——你有吗，吉尼？”“什么？”吉尼脸色灰白，像是被人灌了毒药。

“今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，你在哪？”“我……”

“在哪，吉尼？”艾萨德先生催问道。吉尼抬起头，看看他的朋友：“……不，我没有进去，你们要知道，我在一条街以外时就将汽车掉头开回去了，我没进她的公寓。”

“你真的打算去看玛丽？”法官问。“是，我想去求她，我付不起她的勒索了，我要去说服她，她必须少要，或者根本不要。我实在筹不出钱来了，我没有你们那么富有。”“可是你害怕了，”艾萨德先生说，“所以，实际上你没有去看她？”

“是真的！艾萨德，你得相信我。”“不论我们是否相信你，”法官用冷静而近于无情的声音说，“都没有多大关系，重要的是，你没有不在场证明。那么你呢，艾萨德？”艾萨德先生摇了摇头：“下午两点钟，我接到她的电话，她提醒我要我五点钟派威廉给她送去一千元。然后我开车出去看了一块打算购买的地皮，回来就派威廉去送钱了。”“这么说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杀她。”法官说。这时，吉尼紧张而急促的声音使气氛更加紧张起来。“听我说，我没杀她，如果这丑闻涉及到我的话，我就完了，我们三人——”他的眼中流露出悲哀的神色，“全完了，市政厅警察局里的那些人，一直想找我们的碴儿。我们不能和任何谋杀案沾边儿，即使艾萨德控制了电视台和报纸，也不可以，绝对不能。”“完全正确，吉尼，”艾萨德先生说，“有时候，你几乎让我相信你确实有脑筋。除了你在政界使用的伎俩，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的办法来掩饰这件事？”“那么，你有何高见？”法官问。艾萨德先生说：“我们来个‘君子协定’：不论我们谁被盯上，都要独自负担这件事，绝不能向朋友求助，更不能让朋友涉嫌其中。他必须站得牢牢的，咬定只有他一个人和玛丽有关。无论我们中哪一个被盯上，他都要问心无愧地说，他保护了朋友。”“这可不好办，”法官说，“当一个人涉嫌谋杀案时，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提及别人的名字用以混淆视线，让问题更加复杂

。” P2-9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